

王缉思：中美间和平能够基本保障 但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有的（下）



但是逐渐走着走着，这些事情又发生了一些分化，所以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国内政治、国际环境、国家之间力量对比，这几个方面互动的结果就产生了现在的中美关系。

唐萍：建构主义那种感觉。您最近发了一篇文章，我看到朋友圈好多学者在转，可以请您谈一谈什么是中美关系中的“热和平”范式吗？

王缉思：我在2001年写了一篇英文文章，就讲到中美关系不是“新冷战”，实际上是一个“热和平”。当时我说“热和平”的时候，想的是两个热，一个是吵架吵得很热，其实在2001年就已经产生了人权问题，一些国内政治问题，比如说美国对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不满意，都已经产生出来了。其实1999年炸馆事件，也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很强烈的影响。2001年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，已经发生了中国和美国的军用飞机在南海附近上空相撞的事情，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这个热起来了，热起来就包括是有可能打仗的，吵架吵得很凶。另外一个热，在当时就是（中美）经贸关系开始热起来了，中国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，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，以每年双边贸易增长10%的速度往前发展，这也是热起来了。然后再加上，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是一个热潮。在2001年前后，这些都是热的，所以我说这是一个“热和

平”，不是“冷战”。但是今天再回过头去想，这个吵架还是接着在吵，而且有些地方比过去还热，比如说南海的问题、台湾的问题，在当时没有现在这么热。还有两个国家，关于哪个国家更民主，我们说是我们是全过程人民民主，美国说它才是真正的民主，这个也吵得不亦乐乎。吵架比过去吵得更凶了，包括新冠疫情溯源的问题，还有冬奥会的问题，好多问题都吵得很热，但是经贸反倒冷下来了，这个热就跟当时的热有点不一样，就变成只是吵架的热，而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冷下来了，这仍然是一种热，可是这种热不是当时的热，当时热比现在热要好，或者说当时热有两面，现在热变成一面，这使我感到有些失落。

唐萍：还有一个您文章里也提到了，2022年中美都有一些迫切的国内议题，随着中美两国都把重心转向国内，会不会导致全球领导力的一个收缩？

王缉思：这两个国家在世界上确实都有很强的影响。美国有它这一帮的伙伴，西方国家。不管怎么说，西方很多欧洲国家，甚至韩国、日本对美国也不服气，但是跟美国比起来，它们还是相对弱一些，所以美国还是一个带头的。所谓这种影响，这种领导力，它是有限的。中国国力在发展，在发展中国家确实也有很多号召力，但是从整体来说，是不是能够说，中国

的号召力就达到了某种程度，或者跟美国平起平坐，也还没有。所以两个国家都集中在做自己国内问题，跟前几年比，我没觉得有太大的变化。就是说，其实前两年，两个国家也都在集中自己国内问题，不是想在世界打仗。问题是，现在的一些世界性话题，必须把这两个国家拉进去，比如疫苗的问题，气候变化，还有经贸的关系，WTO等等这些问题，都离不开两个国家所发挥的作用。

所以，想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国内也是不可能的，它还是要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国际事务上。所以，我没觉得有一个领导力普遍下降的问题。现在已经可以说，世界的权力相当分散，而且会继续分散下去，我不大喜欢用多极化的说法，我说更多是一种分散化，就是多中心。

唐萍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，给整个国际格局带来了深刻的影响，您有何观察？您觉得2022年有哪些风险值得我们警惕？

王缉思：2022年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是还没有过去的新冠疫情风险，但是世界经济总体来说，没有往上走，跟疫情发生之前的世界经济已经有很大的变化。经济也好，贸易也好，发展的速度没有过去那么高了，也就是低速的发展，恢复到疫情之前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，需要几年的时间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财富分配的问题，这是我觉得一个关键问题。

除了新冠疫情以外，社会不公平不公正，财富分配仍然倾向于富人的这

个现象可能很难改变，也就是说，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动荡不安，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，特别是一些本来发展就很不平衡的国家，就会发生内乱。

国际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，比如说美国跟俄罗斯，或者是中国跟日本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，但是内部的动乱可能产生一些外部的波动，国家之间受到这种影响。如果说得更深一点，内部收益分配不平衡，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来扭转呢？这是非常难的，也就是说共同富裕，大家都可以接受，都希望共同富裕，但是在人类历史上，在美国国家历史上，共同富裕的例子并不多。你说哪个国家现在实现了共同富裕？不但没有实现共同富裕，而且几乎所有的国家，收入分配差距都在扩大。原来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，比如说丹麦、日本、北欧、瑞士等等，也开始发生了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，这样的话对世界是不好的，这个是很难克服的。就是说财富增长还是很容易的，总体财富增长很容易，但是你要使财富比较公平去分配，这个很困难。而且什么叫公平？难道大家都分一样的钱就公平吗？有人说我挣得多，为什么给我分得少？我比人干得好、干得多、我创造价值大，然后给我分的跟创造价值小的一样多，当然我不干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也感觉到不平衡。

可是你看现在这个样子，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到现在，全世界的富人的财富还在成倍增长，说明什么问题呢？按理说世界经济在下滑，这些人（的收入）是不是也应该下滑，没有，股票还是在往上走。问题在哪呢？这不是我政治学家能够解决的问题，主要是经济学家应该

去解释，或者去想办法克服这个东西，但是很难。比如说，你给富人加税，很多国家的政府，包括美国政府在内，是富人的政府，你给这些人加税，让他把钱拿出来给普通人，他不干了，而且他也觉得不合理，为什么我创造了这么多财富，我要把钱给他，我自愿地给他可以，我弄个扶贫项目，但是你通过税收的方式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交的税已经够多了。在穷人看来不是这么回事。

唐萍：最后一个问题，您对2022年的中美关系乐观吗？

王缉思：不乐观也不悲观。2021年的中美关系相对来说是平稳的，比2020年、2019年、2018年时候的直线下滑有所缓和，就是比较平。2022年，我觉得可能这样一个比较平的方式还会继续下去。

几个原因，一个是中美都集中在国内的议程上，中国要开二十大，美国要中期选举。两个国家都要对付国内的疫情，还有经济的发展等等。但是要改善也是很困难的。原因是美国国内政治，我刚才讲了，美国在四分五裂的过程中，有人觉得需要寻找一个外部敌人，中国在筹备二十大的过程中，你要让中国对美国作出重大的让步，觉得我们哪个地方做得不对，做得不好，这也不可能的。我们只有更进一步加强对美国的警惕，比如美国想搞“颜色革命”什么，我们是很有看法的。所以，在这个情况下，在台湾问题上，其他的问题上，都不会作出让步。所以两个国家最好的情况，在2022年就是说相对平稳，没有大的碰撞，没有大的挫折，这就是最好的结果。（完）

节选自中新网